

大丑为美(下)

——京剧名丑艾世菊的艺术人生

金勇勤

珍惜友情贵如金

在艾世菊的艺术生涯中，有个必须一提的重要人物，他叫孙履安，诨号孙三。此人是一个酷爱京剧的上海金融资本家，曾在经济上帮助过梅兰芳和马连良，也帮助过程砚秋的父亲程君谋。这个颇有经济实力的京剧名票，对艾世菊很是赏识，曾在艾世菊落户上海后予以热情资助，并请京剧丑角资深前辈王福山向艾世菊授戏，使艾世菊得益匪浅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孙履安入狱，获释后迁居苏州。艾世菊甚是感念他的厚恩，前往苏州探望孙履安，并予以力所能及的帮助。迄今，艾世菊家中仍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孙履安早年送他的柜子，睹物思人，岁月难以侵蚀他怀友铭恩的感情。

艾世菊还向曲艺界的朋友虚心学习，积极汲取艺术养料，由此与许多曲艺界人士结下了深厚情谊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天津曲艺团抵沪于静安书场公演。主演有马三立、骆玉笙、李伦杰等。艾世菊观看了演出，高兴地说：“骆玉笙本来就好，今天的表演更是太好了，这是真正的艺术享受！”又评李伦杰所说的《武松打虎》“境界很高，这书说得可以让聋子听见，让瞎子可以看见。”

骆玉笙下榻的是沧州饭店，因吃不惯上海饭菜胃口难开，颇感苦恼。艾世菊闻讯，便在自己家里细熬了白米粥，炒了可口的黄瓜青菜，让人给骆玉笙送去。骆玉笙见了，食欲陡增。在沪演出期间，骆玉笙和李伦杰都曾去艾世菊家拜访。几位艺术家相互探讨艺术，颇为热烈。关于如何培养后进，继承光大戏剧曲艺事业，更成了他们的热门话题。艾世菊想到自己的学艺过程，感慨万千地对李伦杰道：“现在学艺术的接班人，要能吃我们当时学艺那会儿三分之一的苦，就好了。”

对于相声，艾世菊更有一种亲切感。他崇拜相声大师侯宝林，对风格别具的马三立相声则如醉如痴。上世

纪七十年代中期，艾世菊随《海港》剧组赴京公演并拍摄电影，剧组曾派他随侯宝林学过一段相声，名为《种子迷》。然而因某些原因，艾世菊的《种子迷》终未被搬上舞台，成为他的一大憾事。

艾世菊虽无上学机会，文化水平不高，但他对文化知识相当渴望，十分热爱学习。《南京日报》的“人物”栏目介绍艾世菊对文化的渴求：“艾世菊说，因为没文化，困难很多。结草衔环这个词，在台上唱了这么多年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问了人家，现在才知道真意。”出于对文化的尊崇，艾世菊平日见有书写文字的纸片，总折叠妥存，从不随便撕扔。

艾世菊十分喜爱同文人墨客交往。他和著名画家唐云、乔木、富华、张大山等友情甚好，他将画家们赠送他的书画，随四季交替适时地在家中客厅里更换张挂。著名电影演员赵丹擅





■ 艾世菊饰演的“鼓上蚤”时迁

长丹青，曾在艾世菊七十大寿时画了一幅大大的寿桃相赠，为艾世菊添寿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艾世菊赴南京演出。书画家田原看了他戏后，欣然书赠他一条幅，寓意深邃地写上“丑得美”三字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物质比较匮乏。一个冬季，艾世菊二女儿由京来沪省亲，问父亲需要捎些什么。艾世菊说：“什么都不用带，如果有可能，就给我捎几根北京新鲜的黄瓜来，要带花立刺的。”当时正值严冬，黄瓜颇为难寻，二女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于颐和园附近的一个生产队觅来了几根带花立刺的新鲜黄瓜，小心

翼翼地用报纸包好带到上海。

艾世菊很是高兴，当即挑了其中两根送给唐云。画家见寒冬能获如此鲜嫩的黄瓜，心花怒绽，画兴顿起，便挥毫落纸，将它们栩栩如生地画了下来。一时，陡增的生活情趣，在画家和名丑间传递，将两颗永远年轻的艺术之心紧紧联结在一起。

乡愁难解“美食家”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艾世菊的居所有了改善，由永福里迁至淮海中路吴兴路的二居室，还有一个天井。出于浓郁的怀旧情结，艾世菊令长子于天井之中搭建了一座缩小的、令他魂萦梦牵的永定门，并颇费周折地托人由京买来一对小石狮子，对称地搁置在仿建的永定门两旁。一年，北京永定河疏通河道，艾世菊还特地去搬来一块四五十斤、四散泥土气息的大方砖，运至沪居，不时观赏，以解苦苦怀恋出生之地的乡愁。

艾世菊共有六个子女，都从事别的工作，没有一个继承父业的。艾世菊深知学艺之艰辛，之不易，不忍心让子女再干。

艾世菊的饮食十分简朴，但儿女们却说他是个“美食家”。原因是他自小爱吃诸类京味食物，对诸如糖火烧、灌肠、酱肘子等京味食物所知甚深。儿女们孝敬，逢有机会去北京出差或来沪省亲，

大都会按他所好、所托捎来些好吃的。他的口感极灵，一尝便能品味无误。若是其他店里买来的食品，他就会当场指出：“这酱肘子你们不是在天府号买的吧！”儿女们都服了：“蒙不了他。”“美食家”的称呼，于是就在家中传开了。

与艾世菊相濡以沫的老伴每当下厨做菜时，艾世菊总喜欢在她一旁，对油盐酱醋糖的多少，下锅的先后指手划脚、评头论足一番。老伴讥诮地说他是美食“理论家”，他不以为忤，还振振有词地道：“在富连成时，萧长华先生曾对我说过色香味配料的道理。——做菜，也是一门艺术！”